

朱学勤

汪道涵先生二三事

张鸣

五七中学纪事

钱钢

记高华

闫丘露薇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

刘原

迷途1991

傅剑锋

“砍手党”大佬自述

冉云飞

奔向书海的道路

谭军波

报馆散记

蒋明

小歌手

张佳玮

六味

曾骞

地下室里的北京梦

周实

公刘先生的信

严明

大国志

NO. 2

◎主编 鄢烈山

白纸黑字

留
得
下
来
的
文
字

敦煌文艺出版社

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

忐忑

左右之争

砍手党

大学生

摆地摊

治安队

皮肤差距

公民社会

黑社会

清华与复旦

飞车党

地下室

历史真相
少年维持

食之味

民工

黑五类

毛主席画像

铁道兵

免费午餐NGO

正反合

体制的瓦解

殊途同归

草根的奋斗

留守儿童

包容并蓄

青藏高原

冲突与妥协

毛主席画像

霹雳舞 80年代

等级森严

体制的瓦解

冲突与妥协

温饱

国共两党

包容并蓄

林彪 延安 红太阳

黑社会

治安队

砍手党

养猪 半工半读

叛逆与不羁 饕餮

留守儿童 青春

清华与复旦

满汉全席

蚁族 蜗居 摆地摊 台北 战后

青藏高原

红卫兵

报社 人员流动

黑五类

知识饥渴

阅读

二元体制

砍手党 皮肤差距

国共两党

林彪

民工
满汉全席

黑社会

左右之争

包容并蓄

上海笔战

分田到户

欲望

黎瓦治

解学

笔战

上海

左右 淘书 尊严

治学

延安

宋美龄 育幼院 台北饥饿 温饱

知识饥渴

毛主席画像

公民社会

居民自治

叛逆与不羁

社区政治

飞车党 谈判 选举

白 纸 黑 字

留
得
下
来
的
文
字

N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纸黑字 .2 / 鄯烈山主编.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80587-970-3

I. ①白… II. ①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5583号

网络支持: **机也** kdnet.net

白纸黑字 .2

鄯烈山 主编

责任编辑: 江少敏

责任校对: 王倩 王森林

组稿执行编辑: 张建春 林峰 卓玛

封面设计: 梁毅君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址: (73000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电话: 0931-8773308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E-mail: 投稿邮箱jiangsm1983@126.com

编务信箱gy@dhlapub.com

印刷: 广州华南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300千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书号: ISBN 978-7-80587-970-3

定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开卷 }

008 鄢烈山 / 我们的思索与告白

{ 特稿 }

014 傅剑锋 / “砍手党”大佬自述

{ 在场 }

040 闫丘露薇 /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

047 刘 原 / 迷途1991

067 谷正中 / 螺蛳壳里做道场

084 曾 骞 / 地下室里的北京梦

102 蒋 明 / 小歌手

113 邹 波 / 布吉舞者

132 卢 桦 / 再见! 青春

148 谭军波 / 报馆散记

{ 光影 }

Too1 严 明 / 大国志

{ 温故 }

- 156 朱学勤 / 汪道涵先生二三事
161 冉云飞 / 奔向书海的道路
168 钱 钢 / 记高华
172 张 鸣 / 五七中学纪事
183 王 康 / 来路与去向（下）
193 陈大超 / 一个铁道兵的“天路”前传
204 黄金明 / 荷村分田单干记
212 陈念萱 / 结缘蒋夫人“华兴育幼院”

{ 年轮 }

- 220 宋 群 / 我与二哥的“正反合”

{ 心灵 }

- 234 周 实 / 公刘先生的信
242 张佳玮 / 六 味

我们的思索与告白

鄢烈山

《白纸黑字NO.1》出版，颇受欢迎。诸多赞誉之声使编辑部同仁受到鼓舞的同时，更加感觉肩负的社会责任重大。不必讳言，我们在创办这套丛书时，是怀着一种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的。不论是“温故”昨天，还是书写“在场”，我们不但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更希望这种民间纪录有利于当下的中国实现和平的社会转型。不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准此，我们岂敢有丝毫的“游戏”精神，轻薄地对待任何一篇文章、一个细节？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们可谓“戒惧惕厉”，反复讨论选题，推敲字词，安妥每句话才能安妥我们的心。这篇开场白，与其说是主编手记，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思索与告白。

一、冤家宜解不宜结

“白纸黑字”的定位是“非虚构”，追求是“留得下来的文字”，它首要的品质当然是求真唯实，即中国古代良史愚为鹄的的“不虚美，不隐恶”。然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政治学名言众所周知出自阿克顿勋爵（1834—1902）之口；却鲜有人知这位英国女王侍卫、历史学教授、钦定的大部头《剑桥近代史》主编，还有另一段同样值得记取的话：“历史不仅是一个发

现的航程，也是一个与敌人斗争的过程。敌人就是早已实权在握的人，这些人强烈希望隐藏真相。”（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03页）他这里所谓的“敌人”，当然是史学价值意义上的，当然包括宠信他的女王。掌权者希望隐藏真相，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将来，概莫能外。

同时，我们也强烈意识到，追求真相的障碍，不仅在于掌权者要求为强势集团的政治目标服务，而且在于我们每个有肉身的人，都有认识的局限，都难免盲人摸象之讥。这局限源于每个人观察角度的不可能全知全能，源于每个人必不可免的潜意识情感偏好和下意识的记忆选择，更不谈有意识的利害考量、党同伐异。

因此，我们追求真相，不仅要求所发表的文章尽可能客观公正，也乐见有人针对已发表的文章提出质疑，撰文反驳、更正和补充，互相印证。这种文章暂时还没有。对来稿的编辑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文本上尽可能有感性的记叙和细节描写，以期还原历史的氛围，但是不要轻易对某个具体的人做政治定性和道德定评，以免失诸偏颇，以免陷于个人或家族间的恩恩怨怨。我们当然更不愿卷入政治宗派纠葛。

我们叙述历史的目的之一是寻求社会的和解，而还原真相是达成社会和解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让人家诉苦喊冤，就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尽管是迟到的正义），他心中的积怨就难以消除；为宣泄而宣泄，加深对立和仇恨，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我们信奉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冤家宜解不宜结”。

基于以上认识，编创刊号时，我们将特稿《父亲的抗战》写到的一些“汉奸”姓名做了处理；回忆“文革”的题材，也只选择了一个县域全过程亲历者再现历史气氛的部分日记（这也是考虑到当下还没有一个各方及时、公开、平等辩驳的出版平台，不可不慎）。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在《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写到，有高级干部在“文革”后说，在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党政军要员人人都有整人和被整的经历，张爱萍将军厉声说，我就没有整过人！——像张爱萍将军一样说这个话能令人心服口服的，恐怕不够一个巴掌之数吧？历史的教训不可忘，单向度的叙述则不可不慎。

不仅事涉高层中层的故事，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做了一些模糊化的文字处理，就是基层和底层的人和事，我们也小心翼翼防止不对等的话语权造成对当下弱势者的伤害。黄金明的《荷村分田单干记》生动再现了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冲破“人民公社”制度束缚的过程，求生的本能与民间的智慧是改革的原动力，虽然此文隐去了某个农村干部的畏缩和自私叙述，无损本文的基本价值。陈大超的《一个铁道兵的“天路”前传》，写自己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非常有认知价值。它告诉我们，不论何时何地何种组织，只要权力不受相应的有效规制，就会被滥用，用来驯服

不肯盲从的人，用来寻租。重要的是，我们应记取这一政治学定律，而不必问那个连队的干部姓甚名谁。

二、有感伤，也有希望

说实话，在编辑过程中，大部分文章都令我动了感情，准确地说是令我伤感。

书虫云飞（流沙河先生欣然称之为当今难得的一粒“读书种子”），这个生于偏远山区的“蛮子”，在《奔向书海的道路》之一里，回顾自己童年经历的“双重饥饿”，勾起我童年的记忆，真是感同身受。

然而，感伤，伤感，并不必然导致绝望。事实上，书虫云飞不是告别了“双重饥饿”，更多的人不是有了从前无法想象的物质丰裕以及汲取精神营养的机会吗？

请读《地下室里的北京梦》，“蚁族”的生活堪称凄惨，可是作者不是熬出头了吗？《小歌手》蒋明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与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人物相似，内容却丰富得多。邹波的《布吉舞者》，细致入微地勾勒了深圳农民工街舞团的喜乐哀伤，草根的斗志令人心生敬意。

刘原的《迷途1991》历数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学生活的种种悲欢喜怒，极尽戏谑，尽显苍凉，也重新审视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情感伦理：“母校，故乡，祖国，这类词汇之所以美好的前提，是她们有庄严宝相，有慈悲和道义，否则，爱她作甚？”

他们生存的土壤固然贫瘠，奋斗固然艰辛，理想的种子却没有枯死。张鸣先生的《五七中学纪事》，表明在同样严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今日以博学善辩闻名的名校教授，与在“知识无用论”年代嗜读如命的小小少年，是同一个人，命运的脉络岂可割断？

三、互动的恶性与良性

以上两节分别讲的是关于历史纠葛、关于叙述基调，现在我们必须谈谈民间抗争和维权，本期有三篇大稿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读名记傅剑锋整理的《“砍手党”大佬自述》，我不禁想起汉代乐府名篇无名氏的《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豆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白发时下难久居。”这是一首写绝望的穷人忍无可忍做强盗的民歌，它其实就是俗语“饥寒起盗心”的诗歌版，也是管子所谓“衣食足，知荣辱”逆命题表达。必须承认“砍手党”的发生，有绝对贫困产生的铤而走险，也有相对贫困即走出大山在繁华都市打工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也有社会道德价值观的恶变。无论如何，劳动者收入极低、权利贫困导致的缺少尊严感，贫富过于悬殊等等，是不争的社会现实。只有让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都能过上有基本保障有人格尊严的生活，最

基本的社会安全才有起码的保证，建设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对于富人和穷人，对于政府与民间，这都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互动关系。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劳动者的抗争中，进行良性互动，大幅提高劳动者的权利和福利，才免于制度性崩溃。

记者谷正中及他的同道们，在中海康城新社区维权及创建业委会，进行公民社会建设的实践，在长达四年时间里，他们坚持通过合作与对话理性地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虽然作者自嘲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但他们与物业公司、居委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有摩擦有冲突，又互相尊重、换位思考，在民主自治的实践中成长，这种秉持包容妥协态度、重视民主实践细节的公民精神，是一种宝贵的社会经验。中国的社会建设方兴未艾，广东本土明年七月起将大幅放宽民间组织的创办条件，他们的公民社会建设实践不正是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吗？

开场白这么长，最后，要特别感谢台湾作者陈念薰和香港记者闫丘露薇两位女士，对《白纸黑字》的支持。她们欣然应邀撰稿，一个在贵州旅行期间，一个从巴厘岛报道东亚峰会刚刚回家，如期发来精彩的文章，真是一诺千金呀。

在本期组稿期间，著名历史学家高华先生与世长辞，我们也收到了钱钢先生的缅怀文章《记高华》；清明之际，朱学勤先生则回忆了自己与汪道涵先生的交往经历，写成《汪道涵先生二三事》，在此一并刊出，恭挽先贤。

2011/12/15

〔特稿〕

014 傅剑锋 / “砍手党”大佬自述

“砍手党”大佬自述

傅剑锋 · 采访记录

014

2004年年底至2005年年初，珠三角多地的社会治安陷入混乱。尤其是深圳关外的宝安区，治安濒于崩溃，广东警方调动数千武警前去维持秩序，居然在一出租屋里查获多支AK47。时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傅剑锋受此刺激，介入调查。他对深圳站的突发事件报料以半年为限统计，发现深圳宝安区平均一天发生一起以上的枪击案报料。

暴力何以在城市蔓延？

传统的解释是，随着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野蛮的收容制度被废止，但新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没有跟上。警察在孙志刚事件中因犯罪受到惩罚，打击了整个警队士气。内外两大问题一结合，就造成治安失控。但这解释不能让傅剑锋满足。

也就在这当口，深圳公明马田村的闹市砍手抢劫事件爆发——打工者余富兵的手被抢劫者当街砍落。此后不久，广州天河又有一女工的手也被抢劫者当街砍落。后来警方破案，得知深圳“砍手党”都来自广西温江村。其时，南都记者丰雷采访了一名砍手党成员，发现这些犯罪者看起来身体孱弱、大约十七八岁，无法想象就是这样的人去砍人手脚，且常常只是为了抢几百元钱。丰雷问他：“你看起来很年轻，你怎么下得了手？”其人答：“（犯罪的）人多了，就砍了。”又问：

“看你这样年轻，为什么不好好打工，却去干抢劫？”其答：“以前也打工，后来看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来珠三角抢劫，我也就跟着抢了。”这名犯罪者所说的村

庄，也是温江村。

看了这则报道，傅剑锋突然意识到，以前困惑的那个城市犯罪的基础性问题，也许可以在这案例中找到若干答案。在犯罪者与丰雷的对答中，最令他震惊的是“整个村庄的年轻人都出来抢劫”的信息。真如其所言，那这座村庄非常值得研究。这座村庄，与深圳这个城市，必然有一种可揭示这个时代病的隐喻，这是他当时的直觉。

于是，他决定去那个村庄看看。从那时起到2011年5月，他一直密切跟踪从广西温江村到深圳马田村这条砍手党输送线，耗费大量时间遍访凶案当事人与知情者，也遍访“砍手党”的参与者，警察、官员，还有大量村民、普通工人等等。至少有250人接受了采访。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他的代表作《城市里的陌生人》与《砍手党的城乡之路》。

城市犯罪率中农民工犯罪何以占比高达三分之一？这场城乡丛林之战背后有着怎样的抢劫逻辑？要找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首先了解砍手党的具体生态尤其是心态，本篇是傅剑锋与砍手党骨干面对面的对话实录，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清思路。

※ “我做黑社会是找不到工作惹出来的” ※ ——“砍手党”老大赵民显自述

时间：2011年1月12日

地点：广东省韶关监狱

狱中的赵民显看起来瘦小、精干，眼睛很细，所以他看人的时候是眯着眼的。但只要他认真看人的时候，就是精光迸射的模样，使人能立即联想到他持着枪在江湖上呼啸的彪悍模样。

与他交流时，他有时会大笑，有时又会用手蒙住脸长叹一声。这显然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个外向的人。说到家，说到心酸事时，他的眼睛会红；说到让人后悔的

事，他会长叹，他会忽然怔怔地说：天啊，天啊……

以下是他于2011年1月12日在狱中的自述摘要，标题为访问者加。

找工

我初中没有毕业，16岁就到深圳去打工了。

刚开始是去深圳公明的新兴橡根厂。那时候目标就是打工，打一份工，打一份好工，再回家。

我在橡根厂做了8个月，每天做12个小时，主要做包装。那时很小，才16岁。那时候我穿的还是家里的衣服，很老土，皱皱巴巴的。主管是一个老太婆，我很小，招工时我排队在最后面，那个老太婆可怜我，就把我招进去了。

但后来我自己不做了，跟拉货的打了一架，他欺负我小。

出来后发现找不到工作，一直在找，找找找，一直找不到。找了很长，两年。也没有去偷去抢，老爸会寄钱过来。那时候家里在当地还算条件很好的。后来好像有一年多，我爸的砖厂搞不下去了，欠了人一屁股债，又欠银行的。那时候我口袋里还有1千多块钱，一下子就给我赌钱输光了，给不到我老爸，那时候很伤心。

后来我又托人介绍进了新兴橡根厂的搬运部。一进搬运部我就怕了，我本来就小。这种苦力活我干了半天时间，就不干了。

后来我就在外面一直找，吃呀住呀，都是在堂兄民贞、民通那里。那时候他们对我真的很好。他发一个月工资下来，不会给家里人知道，都偷偷塞1百块钱给我。

像我们出来的，一般人，只要找到一点钱，都想往家里寄。谁都想日子过好一点。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找一个好工厂。但我就是一直在等，一直等……

杨成康是比我后出来的。他那时候在锦桥打工，在宝安李松朗那边。他那时也辛苦，天天晚上加班到12点，几乎天天晚上都是。特别是将近过年时，通宵4天4夜加班。像我很多老乡，都是通宵三、四天，特别是过年。没办法。

那个厂我也进去打过工，就是李松朗锦桥五金塑胶厂。朋友把我介绍进去，我一进去，看到工人们在抛光，哇，个个脸上黑黑的，身上都是黑黑的。我就怕了，不敢进去，我就出来了。

那时候真的特可怜。找不到饭吃，没地方睡。根本没有人理你。

收容

那时找不到工作，走在街上就因为没暂住证经常被抓。第一次被收容是在宝安收容所，我都进了好多次。

我一共去了增城收容所3次，去了清远收容所一次。